



汉语时体的历时研究

冯 力 杨永龙 赵长才 主编

 语文出版社

汉语时体的历时研究

冯 力 杨永龙 赵长才 主编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时体的历时研究/冯力, 杨永龙, 赵长才主编.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241-105-0

I. 汉… II. ①冯…②杨…③赵… III. 汉语—语法—文集 IV. H1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2457 号

汉语时体的历时研究

冯力 杨永龙 赵长才 主编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异 16 开本 20.5 印张 345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汉语的体和时（代序）	贝罗贝（1）
汉语显指标记的类型学研究	曹茜蕾（9）
试论汉语动态助词的形成过程	曹广顺（30）
元代的蒙式汉语及其时体范畴的表达	
——以直译体文献的研究为中心	祖生利（41）
时间词“时”和“後”的语法化	江蓝生（60）
汉代汉语时间句中“後”的句法分析	梅思德（76）
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	赵金铭（92）
《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	曹广顺（100）
上古汉语“已”由“止”义动词到完成体副词的演变 ...	赵长才（116）
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	梅祖麟（133）
重谈“动+了+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助词	
“了”的产生	吴福祥（150）
从句尾“了”到词尾“了”	
——《祖堂集》《三朝北盟会编》中“了”的用法发展 ...	陈前瑞 张华（166）
不同的完成体构式与早期的“了”	杨永龙（180）

《世说新语》《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贤愚经》

《百喻经》中的“已”“竟”“迄”“毕” …… 蒋绍愚 (212)

中古汉语动态助词“却(去)”在现代方言中的表现 … 冯 力 (221)

时态助词的研究与“VO过” …… 刘 坚 (229)

汉语事态助词“来”的产生时代及其来源 …… 梁银峰 (235)

甲骨文中“其”的用法 …… 罗 端 (250)

从稳紧义形容词到持续体助词

——试说“定”“稳定”“实”“牢”“稳”“紧”的语法化 … 杨永龙 (261)

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 …… 梅祖麟 (277)

从北京话“V着”与西北方言“V的”的平行现象

看“的”的来源 …… 徐 丹 (303)

乌鲁木齐方言的体貌标记“底”的语法功用 …… 周 磊 (313)

编后记 …… (323)

汉语的体和时（代序）

贝 罗 贝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法国社科院

众所周知，汉语是拥有体的表达方式的语言。相比其他语言来说，汉语缺乏表达时间的语法手段，而且不具有时间范畴。因而，在汉语句子里，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一般是不加区分的。不存在现在时和非现在时的对立，甚至像过去时与非过去时的对立这种在语言类型学研究中被确认为较普遍的现象，在汉语里也不存在。至于将来时，它既可归于时间意义也可归入情态范畴。它可以用副词来表达，但从未成为强制性手段。

他看书。（可理解为：他现在在看书/他将要看书/他以前一段时间里在看书。）

时间意义是指示性的。指示范畴包含了一个相对于说话时间的参照义（这个参照义可以是暗指的，也可以是明示的）。Comrie（1976）对时间义的经典定义是：将一个情状的发生时间与话语表达的情状时间相联系的现象。与之相反，体意义不是指示性的。Lyons（1977: 705）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按照 Comrie（1976）的定义，体是从情状内部发展的视角观察情状的方式。

在这两组概念（时与体）之上，无疑可以再加上第三组概念，即被 Lazard（2003）称为“过程情态”的那一类。他把那些通常被视为不具有纯粹体意义的概念归入此类：达成态（包含一个结果义，当这个结果达到时才标示过程完结）或未达成态、开始态或起始态、终止态、继续态、反复态等等。这三组概念总体上是相互独立的。但它们之间当然存在相通之处，甚至有相互印证的关系，如：完成和过去，或者现在和未完成。

某些概念之间的对立关系无疑比其他的更为显著。比如完成和未完成。再有如静态和动态，是因为所有语言里的大部分动词都用于表达或者事件（包括动作）或者过程（包括活动），但较少地用于表达状态。要是说在许多语言里没有时系统的话，那么正相反，很少有不具备体系

统的语言。因此，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体系统比时系统更具基本性。

对汉语至关重要的体概念在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思想中已经出现。他们在二分法思想诞生前即建立了（动作的）完全性和非完全性的对立。这对之后的完成与未完成的体概念的建立无疑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种划分又延伸出我们习惯用于表述体意义的一系列语义概念：静止、进行、持续、实现、习惯、反复、瞬时、频繁、开始、完整、经验，等等。如此众多的概念意义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用来解释现代汉语三大基本体标记的部分意义：“了”表达实现、完成（完成体或实现体），“着”表示动作未完结，处于持续状态（持续体或进行体），“过”表示一个事件或动作在过去某个不确定的时间至少发生过一次（经验体）。

汉语并非从一早就具备了体系统。在先秦汉语（公元前5至2世纪）里，不仅不存在时标记，而且尚未出现体标记。但当时已有两个表动作完成义的助词“既”和“已”。它们也都是副词。这两个助词或副词都来自动词，经常出现在句末。如：

1. 是乱国已。（孟子）

“既”的来源是表示结束、补足义的动词（Pulleyblank 1995:《use up, finish, complete》），经过语法化，成为一个助词或副词，用于动词前表达动作完成之义，如：

2. 然则夫子既圣矣乎。（孟子）

同样，“已”原为表“停止、结束”义的动词，渐渐虚化为副词：

3. 年已七十矣。（孟子）

最后，古汉语中还存在第三个表体意义的助词（应该仍是一个副词）——未。如：

4.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孟子）

如 Barbara Meisterernst (2005) 指出的，“既”“已”“未”的这些用法在随后的时期（两汉）仍可见，用于及物或不及物等各类动词之前。如：

5. 王既定负遗俗之虑（史记：1807）

6. 约束既定（史记：2157）

7. 吾身已衰（史记：2815）

8. 武庚既死，周封微子。（史记：3308）

还有两个副词连用的情况：

9. 项羽既已死，汉王为帝。（史记：2661）

一个不具备时体标记，只拥有可表动作完成义的副词的语言系统是如何最后发展出一套能准确表示完成体、持续体和经验体的体标记的？围绕这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些语言学家利用中古和近现代汉语的语料展开了研究。梅祖麟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他在1981年就提出，完成体标记“了”是通过语法化途径，由连动式中的第二个动词演变而来的。

我们可以在本论文集集中读到关于这个题目的讨论文章。它们对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作了令人信服的总结，而且提出了新的有创见的分析观点。然而，一些涉及汉语体标记的来源和演变的问题仍有待理清。这无疑将是今后研究的课题。

首先，我们对经验体助词“过”的来源仍然所知甚少。刘坚（1999）对“过”的推测是建立在体助词“了”的研究基础上的，并得出了一定的结论。但今天仍值得我们做出更精确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要弄清楚在“过”从表“经过、超过”义动词被重新分析为体助词的语法化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中间阶段。对此问题的研究，也请参阅吴福祥（1998）。

在持续体和进行体助词“著”的来源和演变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可能源自古汉藏语的后缀*-n 在古汉语中标示持续体。这个现象表现在助词“焉”上。它的语义肯定是“于+之”，但是语音形式不可能源自“于+之”（Pulleyblank, 1995 : 80）。

“著”在古汉语中已普遍使用，但只用作动词。张赫（2000）把“著”在六朝时期的不同语义做了区分：

- 1) 显著、注重、把持（音 zhù）
- 2) 著作（音 zhù）
- 3) 穿着（音 zhuó）（见例 10）
- 4) 使用（音 zhuó）
- 5) 黏附、贴附（音 zhuó）（见例 11）
- 6) 附着、执着（音 zhuó）
- 7) 生长、长高（用于植物）
- 8) 位于
- 9) 黏合
- 10) 相接触
- 11) 遭受
- 12) 放置

10. 使童子著青衣 (齐民要术)

11. 有一草木著我衣裳 (杂宝藏经)

在进一步分析张颉 (2000) 的这一词义区分之后, 我们可以将上述 1—12 的动词意义分为两大类: 一类或近或远跟“附着、黏附”义有关; 另一类则与之无关。词义 1 至 4 在先秦汉语里已经出现, 并在中古时期继续使用, 但它们与“附着、黏附”义无关。而且这些动词的语音与“附着”义动词 *zhuó* 也有差别 (王力 1958)。

其他的动词词义 (5 至 12) 相互之间都有关联, 也就是说 6 至 12 义可能是从第 5 义“黏附、贴附”来的。这个词义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这些词义的动词在传统的动词 > 体助词的语法化分析中都没有被看作是今天汉语里的体助词的来源。然而, 这个演变应该比原来认为的更为复杂。在真正的语法化过程开始之前, 词义演变在动词性阶段就已经开始了。

词义 6 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可以认为是经由主观化途径而成的 (参见 Traugott & Dasher 2002)。词义 7 在六朝之前未见于文献。它的演变应可解释为在这一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词义 8 在上古文献中很少见, 但它应是由词义 5 经传统的词义引申机制演变而成。这一过程还不是十分清楚。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词义 9 和 10 上, 它们分别见于六朝和东汉的文献, 因而较为明确。由此可见, 是由词义 8 导致了词义 12 的产生。这一过程发生在东汉时期, 在六朝时期被广泛使用。至于词义 11 应是在东汉时期由词义 10 演变来的: 接触 > 碰撞 (非意愿义) > 遭受 (也是非意愿义)。

动词词义 12 (“放置”) 从词义 5 经由词义 8 这个有决定意义的中介阶段最终演变成为继续体标记。在六朝时期, 这一词义的使用并不频繁: 在张颉 (2000) 查找到的六朝时期 204 个用“著”的例子中, 只有 25 例是词义 5, 2 例是词义 8。是词义 12 导致“著”在这一时期成为相当于“在”的场所介词, 用于“动 (+ 宾) + 著 + 场所词”或“动 + 著 (+ 宾) + 场所词”的结构 (参见 Peyraube 1994)。如:

12. 安著屋中。(百喻经)

13. 然后送著门外。(百喻经)

换句话说, 无论其词义如何, 继续体标记可能是直接来自场所介词“著”, 而不是动词“著”。这个体标记的来源和演变过程如下:

“黏附、附着”义动词“著” > “位于”义动词“著” > “放置”义动词“著” > 场所介词“著” > 体标记“著”。

由这样的推测得出的演变面貌并不违反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体标记的语法化程度要高于介词，而介词较之动词又更为虚化。

完成体助词“了”的演变史是研究得较多的题目。但是关于它的演变过程的论证仍然有许多纷争，也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梅祖麟（1981）在他的开启汉语历史句法研究新阶段的论文中，明确地回答了两个问题：

（I）现代汉语中的“动+了+宾”结构来自何处？

他的回答是：来自“动+宾+了”结构。然后发生了词序变化：

14. “动+宾+了” > “动+了+宾”

（II）“动+宾+了”结构来自何处？

他的回答是：来自连动式结构“V1+O+V2”，其中V2是完成义动词。这个结构出现于六朝时期，有一系列表完成义的动词出现在V2的位置上。它们是“已、讫、毕、竟、了”等。然后经过词语的替代和统一的过程，“了”成为唯一用于此位置的完成义动词：

15. { 已 yi、讫 qi、毕 bi、竟 jing、了 liao } > 了 liao/le

当词汇使用统一化的过程结束后，完成义动词“了”便虚化为一个完成体标记：

16. 动词“了 liao”（完成义）> 完成体标记“了 liao”

梅祖麟（1999）重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把连动式结构“V1+O+V2（完成义）”的出现时间推前至东汉甚至战国末期，并认为这个结构主要见于汉代佛经译文中。完成义动词大多表现为“已”，有时也用“讫”“毕”或“竟”。同样，在六朝的西晋时期出现了“了”。但一直要到唐代“了”才被广泛使用。

这个三阶段演变史的推测（即例15的词汇统一，14的词序变化，16的语法化程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到大家的公认。但近来受到了质疑。首先是曹广顺早在1986年就指出是“却”而非“了”最早成为汉语里的完成体标记（参见曹广顺1986，1995，2005）。“动+了+宾”结构的出现要大大晚于“动+却+宾”结构。孙朝奋（1999）也确认“却”在唐代文献里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完成义动词。而且，“却”要到很晚时期才有受副词修饰的情况，这说明“却”在当时已经完全成了一个体标记了。此外，从未见到“却”像其他完成义动词那样出现于类似“动+宾+却”的结构。关于“却”的情况，也请参阅本论文集集中冯力的文章。

在古汉语里，“却”是一个及物动词，用于简单句中，或作为V2

用于连动式。如：

17. 今臣为王却齐之兵。(史记)

18. 将兵击却吴楚。(史记)

到了中古时期，“却”紧接在一个动词的后面，相当于趋向补语（例 19 和 20）。但有时可用于一个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如“忘”之后（例 21），这时它已没有趋向意义了，而是像孙朝奋指出的那样，有可能已经虚化成了一个体标记。

19. 举却阿堵物。(世说新语)

20. 左右侍人以脚踏却。(百喻经)

21. 设却百日斋浑家忘却你。(王梵志)

孙朝奋（2000）还指出古汉语中的“却”在单句里用作带名词性宾语的及物动词的情况占“却”的所有用例的 70%，而在中古汉语里，这种用法只占到 11%。因而“却”已不是一个主要动词，而是连动式里的一个动词。

于是问题就来了：“V + 了 + O”是自己变成了“V + O + 了”，还是在“V + 却 + O”的影响下，经类推而成的？最近，杨永龙（2006）提出了他的答案。他首先区分了唐代之前两类表完成体意义的形式：

A. V + O + X (X = 已、讫、毕、竟)

B. V + X + O (X = 却，包括“得”“取”或“将”)

他认同“了”首先出现在 A 式里，早于出现在 B 式的时间。但他认为 A 式和 B 式是两个在句法、语义和语用上不同的形式，因此很难从一式演变到另一式。然后他研究了当 A、B 两式都不带宾语的情况，也就是说当 A、B 都为同一形式 V + X 时的情况。他发现 A 式为 V + X 时，是不能单独使用的，V + X 后面必须接一个分句，而 B 式为 V + X 时，是完全能单独使用的。他引用了蒋绍愚（2001）的观点：六朝时期的 A 式中，如 V2 位置上的动词是“讫、毕、竟”（除了“已”）时，V1 则都是表可持续动作的动词。但是 B 式中用于 V1 的动词并不受这种限制。关于体标记“了”的来源，杨永龙区分了“V + 了 + O，分句”和“V + 了 + O”后面不接分句这两种情况。他的结论是前一式“V + 了 + O，分句”来自于词序发生变化的 A 式：

22. V (+ O) + 了，分句 > V + 了 (+ O)，分句

后一式“V + 了 + O（不接分句）”来自于“V + 了 + O，分句”，是由于类化或扩展的结果：

23. V + 了 (+ O)，分句 > V + 了 + O #

第三个值得一提的是吴福祥（1998）的研究成果。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体标记在唐代并未出现，而是要到宋代才出现，而且主要来源于不带宾语的“V+了”结构。他认为“了”首先在“V+了”式中虚化为一个动相补语，然后可以后接一个宾语，构成“V+了+O”式。此时“了”从动相补语又进一步虚化成完成体标记。

以上简短的论述让我们看见了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的有关汉语完成体助词（主要由“了”表达的完成体）的来源和演变的定论破灭了。对此，我们应感到高兴而不是悲哀。这个情况说明历史语法研究充满活力。它显示了研究结果越来越精深，并不断地提高我们对这个汉语基本结构的认识程度。Lightfoot曾经说过，只有在我们对之认识较少的语言里，或对其研究的语言学家较少的语言里才容易得出定论。

这本由冯力、杨永龙、赵长才主编的论文集汇集了十多篇有关时体的论文。这些文章无疑对汉语语言学在这一领域的认识发展作出了不可或缺贡献。论文集不仅在文章选编和内容编排上注重反映目前的最高水平，而且向我们展现了为数不少的能开启今后研究方向的新观点。其重要性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曹广顺（1986）《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
《中国语文》1986. 3. 199—202.

（1995）近代汉语助词，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5）试论汉语动态助词的形成过程，吴福祥主编《汉语语法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Comrie, Bernard (1976) *A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蒋绍愚（2001）世说新语，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贤愚经，百喻经中的‘已’，‘竟’，‘讫’，‘毕’，语言研究1.

Lazard, Gilbert (2003) . 《Aspect, temps, mode de procès》，Jérôme Lentin et Antoine Lonnet eds. *Mélanges David Cohen*. Paris : Maisonneuve et Larose.

刘坚（1999）时态助词的研究与‘过’，Alain Peyraube & Sun Chaofen eds. *In Honor of Mei Tsu-lin-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Paris: EHESS. 111—117.

Lyons, John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梅祖麟 (1981) 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 语言研究 1. 65—77.

(1999) 先秦两汉的一种完成貌句式, 中国语文 1999. 4. 285—294.

Meisterernst, Barbara (2005) 《Some remarks on the syntax and the semantics of the so-called aspectual markers *ji* and *yi*》,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3, 1, 2005, 68—113.

Peyraube, Alain (1994)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ocative Prepositions》, *Zhongguo jing nei yuyan ji yuyanxue (Langues et linguistique chinoises)* 2: 361—387.

Pulleyblank, Edwin G. (1994) 《Aspects of Aspect in Classical Chinese》, R. Gassmann & He Leshi eds., *Paper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re-Qin Chinese*. 313—363. Changsha 长沙: Yuelu shushe 岳麓书社.

(1995)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Sun Chaofen (1999) 《The origin of Chinese verbal suffixes》, A. Peyraube & Sun Chaofen eds. *In Honor of mei Tsu-lin-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Paris: EHESS. 183—202.

(2000) 《The mechanism involved in the making of the perfective suffixes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wan, Academia Sinica.

Traugott, Elizabeth C. & Richard B. Dasher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王力 (1958) 汉语史稿,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吴福祥 (1998) 重谈“动 + 了 + 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 中国语文. 6.

杨永龙 (2006) 不同的完成体构式与早期的“了”, Pari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张赅 (2002) 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字的用法, 中文学刊 2.

汉语显指标记的类型学研究*

曹茜蕾 (Hilary Chappell)

法国社会科学院东亚语言研究所

1. 引言

本文证明汉语中习惯上称为经验体的标记应被重新归入显指标记。此研究建立在对其语义特征的分析上。这项分析显示,在汉语族群的各分支语言中,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这种标记都表达了说话人对言谈内容的真实性,特别是对一个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件的确认态度。进一步说,即使能被观察到的结果状态并不是说话人自己的行为所致,这种对真实性的确认也总是基于说话人的直接观察和认识判断。^①

根据汉语八大分支语言的语料,我想首先讨论为什么经验体实际上是一个显指标记,其次,想指出汉语中的两个主要的语法化途径,最后指出语义的核心特征与非核心特征,作为一种对词素句法特征和语义变化在汉语中的表现的考察。我运用原始形态的理论框架,将显指作为一个基本的类型加以分析(参见 Jurafsky 1997)。这是第一次把汉语各分支语言当做一个整体对这个语法类型进行研究。

2. 经验体

从广义上来说,汉语有体的分别而无时的标志。时间意义通过时间词如副词来表达,而体意义则是由动词的附置词,或置于动词前的标记来表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闽语,如厦门话和福州话通常由动词前的成分来表达体意义,有一套系统的体标记,从语法化程度较高的词缀到动词补语,后者仍保留了较多原来的实词义和功能(参见 Chappell 1992, 第4节)。对汉语中来自连动结构中原动词的体标记已有广泛的研究,特别是对北方官话中这类现象的研究更为深入(见梅祖麟 1981, Peyraube 1996, Yue - Hashimoto 1993)。

* 本文作者把汉语当做一个语族概念,在进行类型学分析时,把汉语各大方言看做是这个语族群中有自己独立地位的分支语言来作比较分析的对象。(译者按)

尽管如此，汉语的体系统既不是那么发达，也不是属于强制性使用的范畴。这是相对于像俄语这样的表时间义的动词必须标示出完成体与非完成体的区别的语言而言的。总的来说，汉语的体系统是表述性的，表现在说话人在使用时要外加某种语义上的程度差别，比如体标记可以用于其他方面，就像修辞性词语用于叙述时的强调义（参见 Chappell 1998，关于粤语的完成体）。

经验体的研究，相对来说是世界各语言的体类型研究中较薄弱、较不为人知的领域。它的基本功能定义为表示事件已在过去的某个时间至少发生过一次。它还有其他的定性，如常常标示主语（人类语义范畴）通过状态结果获得经验或认识。Dahl (1985 : 141) 给这个体类型下的定义是：“经验体的基本用法是在句子中明确指出某种类型的事件在某一特定的时间点之前的特定时期里至少发生过一次。” Comrie (1976 : 58) 对过去经验体也有类似的定义：“一个特定的状态在发展至今的过去的某一时间至少发生过一次。”虽然经验体在世界语言中极为少见，但在汉语各分支语言中普遍存在，表现在官话里为“过 guo”，粤语里为“过 kwo”，台湾闽南语里为“罢 bat”，吴语上海话里为“过 ku（歇 ciɿʔ）”。三个主要的对经验体的跨语言研究成果反映了对这个体类型的研究还远远不够。Comrie 在他的关于体的重要著作中，只引用了两种语言，即科贝尔语 Kpelle（尼日尔－刚果语族）和汉语官话来给经验体分类。Bybee, Perkins 和 Pagliuca (1994) 完全没有讨论跨语言的差别。Dahl (1985 : 139 - 41) 则看到了经验体在类型上的不同点，但在他所用语料的六十四种语言中只有八种语言被用来做比较说明。而且，这些语言都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地区：亚洲的汉语官话、日语、泰语、印尼语、爪哇语和圣丹语 sundanese，非洲的伊色基里语 Isekiri（科瓦、尼日尔－刚果语族）和索托语 Sotho（班图、尼日尔-刚果语族）。②

我所搜集到的语料显示：汉语语族中大部分语言拥有所谓的“经验体”标记，但是正如下文所需证明的，它表达了比简单的体意义更多的意义。而且，过去义或完成义是通过直接的和推理性的显指义完整地表达出来的。尽管汉语以外的语言中这个现象的语料很贫乏，但还是有必要对显指标记这一类型的大致特征在语言普遍性特征范围内做一个总结。我提出如下一些特征。此项特征的归纳建立在对台湾闽南语、福州闽北语、香港粤语、长沙新湘语、客家话、上海吴语和官话标准语的考察的基础上：

- b) 间断性、重复性和消灭义动词
- c) 新出现的情况：与预期相反的结果
- d) 完成义的动相补语标记
- e) 部分意义：宾语的部分义效果
- f) 未来义短语小句和重复义命令句 - 表“再做一遍”义动词
- g) 非现实义和条件义用法
- h) 显指标记的辖域

Dahl (1985) 观察到在他发卷询问调查的六十四种语言里，这种被称为经验体标记的使用频率在汉语官话中是最高的。由于显指标记是汉语中得到充分描写的语法类型，丰富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能够构建它的原始形态和外围特征，进而能够测出它与其他语族的差别。由此分析观点出发，我把经验体标记归入显指义范畴。

3. 显指义的跨语言视角

显指义属于认识情态范畴，表达了说话人对话语的真实性的态度，如肯定的程度或对一个已发生的事件的确认（参见 Chafe Nicols 1986；Willett 1988）。显指义还能指出这种已获的信息的来源和方式。这一点在 Wierzbicka (1996：第 15 节) 的研究中得到显示。她通过对一定数量的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的考察，指出显指义一般都包含“知道”的语义。

跨语言考察的可能性结果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可排列成一个连续统。这种排列从标示说话人对事件的个人主观表达，到标示说话人听说的，因而对其真实性不能担保的事实内容，再到由对事件的结果的观察而作出的推论性显指。这就是 Willett (1988) 归纳的三个组成部分。在亚马逊语族的土裕卡语 Tuyuca（属东 Tucanoan 语）中，显指用法是处于时态和人称之间的一个较发达的系统。它有五个对立手段，通过动词后缀的意义指出信息的来源。例如对一个已发生的事件“他踢足球”，说话人可以把它表达为耳闻、目睹、由表象得出的结论，或者因时常看见主语人物踢足球而作出的假设（参见 Willett 1988：57；Aikhenvald 和 Dixon 1998：244）。

在英语中不存在一个附在动词上表示显指义的强制性语素。我们发现现代之而用的是一些句子性的显指义副词：

- (1) Evidently, he has no idea what to do at all, given the state of his finances. 显然，他对自己的这种财务状况不知所措。
- (2) Apparently, her plane's been diverted to Auckland. 看来，她乘坐

的飞机转向飞往乌克兰去了。

由此可见，有一个从直接到间接的显指度等级差，在不同的语言里由特定的标记标示出来（见 Bybee, Perkins 和 Pagliuca 1994；Chafe 和 Nicols 1986）。上面的例句表明显指功能在不同的语言中由不同的形式来担当。它不一定由一个特定类型的词缀来表达，而且每个不同语种里的具体语义都可以是来自普遍意义的不同折射，与一组谓词性聚合词相对应。

Nicols (1986) 提出了一个普遍性交互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介于完成体意义和推理性显指意义之间，另一方面介于未完成体意义和被直接即时证实的显指意义之间。此一分析在汉语里得到映证。汉语中的显指标记通常是伴随着主句里的完成体或完成义表达形式出现的。在 Chafe 和 Nicols (1986) 介绍的潘欧亚语 (Pan - Eurasian) 中，有此类现象的语言有土耳其语、藏语、什尔帕 (Sherpa) 和乌苏里的中俄混杂语。

Nicols 进一步断言，这项研究是从跨语言的角度第一次通过体貌、动词词类和人称分别等语义手段，对其作出等级上的划分。在本文第 6 节的主要分析中，我提出了汉语里的显指义相对于直接即时性说明而言，推理性说明在用于有别于其他人称的第一人称时是受到限制的。推理性说明不能用于第一人称主语。

4. 汉语显指义的表现

让我们更细致地考察一下显指标记在每个有代表性的汉语族分支语言中的表现。Dahl (1985) 观察了他掌握的语料里的八种语言中的经验体（显指义）标记的迂回表现法。在我的语料里，大部分语言使用一个语义对应于官话的“过”（经过，超过义）的动词后附词。唯一例外的是闽语，使用一个动词前标记“别 bat”或“伙 pai?”，词义与“知道”有关联。但闽语区的许多方言里也已采用北方话的动词后缀表达方式，同时保留动词前标记及两者共现的混合式结构。如例 (17) (19) 和 (60) 所示，结构为“别 - V - 过”（闽语中后缀“过”音 kue）。这个情况跟 Dahl 总结的普遍现象基本相符。要指出的是，在他的实例中，有经验体（显指义）的语言主要集中在非屈折语类型中。

表 1 显示汉语里显指标记的分布情况：

语言	语源	表达方式及形式
官话(北京话)	过 guo“越过,经过”	V - 过 guo
新湘语(长沙话)	过 ko“越过,经过”	V - 过 ko